

中華野史

卷四

南北朝野史

【民國】蔡東藩



【民國】蔡東藩

中華野史

卷四

【南北朝野史】



目次



第一回	移晋祚宋武帝篡位	一
第二回	含章殿内宋帝遇弑	一八
第三回	诛叔纳妹只手瞒天	二五
第四回	狎姑姊宣淫禽掖	二八
第五回	杀弟兄宋帝滥刑	三三
第六回	篡宋祚废主出宫	三七
第七回	易后废储衅传河洛	四〇
第八回	潘贵妃入宫专宠	四二
第九回	母后临朝穷奢极欲	五三
第十回	诛元父再逞牝威	五八
第十一回	入洛宫淫恣大小后	六二
第十二回	饮宫中魏主遭鸩毒	六五
第十三回	幸佛寺梁主衍舍身	六八
第十四回	困梁宫君王饿死	七五
第十五回	取公主侯景胁君	七九
第十六回	弑梁主大愆行凶	八四
第十七回	逞淫威齐主横行	八九
第十八回	遇强暴故后被污	九二
第十九回	曜奸人淫后杀贤王	九六
第二十回	斛律光遭谗受害	一〇二



第二十一回 齐高纬挈妃避敌	一〇七
第二十二回 宇文妇醉酒失身	一一二
第二十三回 挥刀遇救逆弟败谋	一一六
第二十四回 避敌兵携妃投井	一二一

第一回 移晋祚宋武帝篡位

且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江南丹徒县地方，生了一位乱世的枭雄，姓刘名裕字德舆，小字叫作寄奴，裕生时适当夜间，满室生光，不啻白昼，偏偏婴儿堕地，母赵氏得病暴亡，乃父翹以生裕为不祥，意欲弃去，幸亏有一从母，怜惜侄儿，独为留养，乳哺保抱，乃得生成。翹复娶萧氏女为继室，待裕有恩，勤加抚育，裕体益发育，年未及冠，已长至七尺有余。会翹病不起，竟致去世，剩得一对孀妇孤儿，凄凉度日，家计又复萧条，常忧冻饿。裕素性不喜读书，但识得几个普通文字，便算了事；平日喜弄拳棒，兼好骑射，乡里间无从施技；并因谋生日亟，不得已织屦易食，伐薪为炊，劳苦得了不得，尚且糞涂鲜继，饥饱未匀，惟奉养继母，必诚必敬，宁可自己乏食，不使甘旨少亏。一日，游京口竹林寺，稍觉疲倦，遂就讲堂前假寐。僧徒不识姓名，见他衣冠襤褸，有逐客意，正拟上前呵逐，忽见裕身上现出龙章，光呈五色，众僧骇异得很，禁不住哗噪起来。裕被他惊醒，问为何事？众僧尚是瞠着，交口称奇。及再三诘问，方各述所见。裕微笑道：「此刻龙光尚在否？」僧答言：「无有。」裕又道：「上人休得妄言！恐被日光迷目，因致幻成五色。」众僧不待说毕，一齐喧声道：「我等明明看见五色龙，罩住尊体，怎得说是日光迷目呢？」裕亦不与多辩，起身即行。既返家门，细思众僧所言，当非尽诬，难道果有龙章护身，为他日大贵的预兆？左思右想，忐忑不定。到了黄昏就寝，还是狐疑不决，辗转反侧，蒙眈睡去。似觉身旁果有二龙，左右蟠着，他便跃上龙背，驾龙腾空，霞光绚彩，紫气盈途，也不识是何方向地，一任龙体游行，经过了許多山川，忽前面笼着一道黑雾，很是阴浓，差不多似天地晦冥一般，及向下俯瞩，却露着一线河流，河中隐隐现出黄色，那龙首到了此处，也似有些惊怖，悬空一旋，堕落河中。裕骇极欲号，一声狂呼，便即惊觉，开眼四瞧，仍然是一张散床，惟案上留着一盏残灯。回忆梦中情景，也难索解，但想到乘龙上天，究竟是个吉兆，将来应运而兴，亦未可知，乃吹灯再寝。

裕起床炊爨，奉过继母早膳，自己亦草草进食，便向继母禀白，往瞻父墓，继母自然照允。裕即出门前行，途遇一堪舆先生，名孔恭，与裕略觉面善。裕乘机扳谈，方知孔恭正游山，拟为富家觅地，当下随着同行，道出候山，正是裕父翹葬处。裕因家贫，为父筑坟，不封不树，只耸着一抔黄土，除裕以外，却是没人相识。裕戏语





孔恭道：「此墓何如？」恭至墓前眺览一周，便道：「这墓为何人所葬，当是一块发王地。」裕诈称不知，但问以何时发贵？恭答道：「不出数年，必有征兆，将未却不可限量。」裕笑道：「敢是做皇帝不成？」恭亦笑道：「安知子孙不做皇帝？」彼此评笑一番，恭是无心，裕却有意，及中途握别，裕欣然回家，从此始有意自负，不过时机未至，生计依然。

时当秋日，洲边芦荻萧森，裕腰佩弓矢，手执柴刀，特地驰赴新洲，伐荻为薪。正在俯割的时候，突觉腥风陡起，流水齐嘶，四面八方的芦苇，统发出一片秋声，震动耳鼓。裕心知有异，忙跳开数步，至一高洞上面，凝神四望，蓦见芦荻丛中，窜出一条鳞光闪闪的大蛇，头似巴斗，身似车轮，张目吐舌，状甚可怖。裕却也未免一惊，急从腰间取出弓箭，仗着天生神力，向蛇射去，射中蛇项，蛇已觉负痛，昂首向裕，怒目注视，似将跳跃过来，裕又发一箭，适中蛇目分列的中央，蛇首始垂下，滚了一周，蜿蜒而去。裕悬空测量，长数丈，失声道：「好大恶虫，幸我箭干颇利，才免毒螫。」复至原处，把已割下的芦荻，捆做一团，肩负而归。次日，复往州边，探视异迹，隐闻有杵臼声，随即依声寻觅，行至榛莽丛中，得见青衣童子数人，围着一臼，轮流杵药。裕朗声问道：「汝等在此捣药，果作何用？」一童子答道：「我王为刘寄奴所伤，故遣我等采药，捣敷患处。」裕又道：「汝王何人？」童子复道：「我王系此地土神。」裕骤然道：「王既为神，何不杀死寄奴？」童子道：「寄奴后当大贵，王者不死，如何可杀？」裕闻童子言，胆气益壮，便呵叱道：「我便是刘寄奴，未除汝等奴孽，汝王尚且畏我，汝等独不畏我么？」童子听得刘寄奴三字，立骇散，连杵臼都不敢携去。裕将臼中药一齐取归，每遇刀箭伤，一敷即愈。裕历得数兆，自知前程远大，不应长栖陇亩，埋没终身，遂与继母商议，拟投身戎幕，借图进阶。继母知裕有远志，不便拦阻，也即允他投军。

裕辞了继母，竟至冠军孙无终处，报名入伍。无终见他状貌魁梧，已料非庸徒，便引为亲卒，优给军粮，未几即擢为司马。晋安帝隆安三年，会稽妖贼孙恩作乱，晋卫将军谢琰，及前将军刘牢之，奉命讨恩，牢之命裕率数十人，往侦寇踪，途次遇贼数千，即持长刀，挺身陷阵，贼众多半披靡。

既而桓玄篡位，废晋安帝为平固王，迁居寻阳，改国号楚，建元永始。桓修系玄从兄，由玄征令入朝。修

驰入建业，裕亦随行。当时依人檐下，不得不从修谒玄。玄温颜接见，慰劳备至，且语司徒王蕴道：「刘裕夙骨不常，确是当今人杰呢。」蕴乘机献媚，但说是天生杰士，匡辅新朝，玄益心喜。每遇宴会，必召裕列座，殷勤款待，赠赐甚优。独玄妻刘氏，为晋故尚书令刘耽女，素有智鉴，尝在屏后窥视，见裕状貌魁奇，知非凡相，便间语玄道：「刘裕龙行虎步，瞻顾不凡，在朝诸臣，无出裕右，不可不加意！」玄答道：「我意正与卿相同，所以格外优待，令他知感，为我所用。」刘氏道：「妾见他器宇深沉，未必终为手下，不如趁早剪除，免得养虎贻患！」玄徐答道：「我方欲荡平中原，非裕不能为力，待至关陇平定，再议未迟。」刘氏道：「恐到了彼时，已无及了！」玄终不见听，仍令修还镇丹徒。

修邀裕同归，裕托言金创疾发，不能步从，但与何无忌同船，共还京口。舟中密图讨逆，商定计划。既至京口登岸，无忌即往见沛人刘毅，与议规复事宜。毅说道：「以顺讨逆，何患不成？可惜未得主帅！」无忌来曾说出刘裕，惟用言相试道：「君亦太轻量天下，难道草泽中必无英雄？」毅奋然道：「我见惟刘下邳。」无忌微笑不答，还白刘裕。适青州主簿孟昶，因事赴都，还过京口，与裕叙谈，彼此说得投机。裕因诘昶道：「草泽间有英雄崛起，卿可闻知否？」昶答道：「今日英雄，舍公尚有何人？」裕不禁大笑，遂与同谋起义。

却说刘裕既商定密谋，遂与何无忌托词出猎，号召义徒。共得百余名，精壮者约二十余人，充作前队。何无忌冒充敕使，一骑当先，直入丹徒城，党徒随后。桓修毫不觉察，闻有敕使到来，便出署相迎，无忌见了桓修，未语即杀。刘裕也驰入府署，揭榜安民。

玄闻裕已发难，大惧，面封迈为重安侯。迈拜谢退朝，偏有人向玄潜迈，谓迈纵归周安穆，未免同谋。玄乃收迈下狱。

裕闻桓玄已经发兵，也锐意进取，自称总督徐州事，命孟昶为长史，守住京口。集得二州义旅，共千七百人，督令南下。且嘱何无忌草檄，声讨玄罪。

桓玄自刘裕起兵，连日惊悚，或谓裕等乌合，势必无成，何足深惧？玄摇首道：「刘裕枭雄，刘毅家无担石，樗蒲且一掷百万，何无忌酷似若舅，共举大事，怎说无成？」果警报频来，皇甫敷败死江乘，皇甫敷败死罗



洛桥，刘裕军，只丧了一个檀凭之，进战益厉。

玄已料裕军难敌，先遣殷仲文具舟石头，为逃避计。裕乘胜长驱，直入建康。

京中已无主，由裕出示安民，率百官往迎乘舆。一面收诛桓氏宗族，使臧襄入宫，检收图籍器物，封闭府

库。

玄至江陵，收集荆州兵，有众二万，复挟安帝东下。抵崢嶸洲，正值刘毅各军，扬帆前来。刘道规望玄船，

麾众先进，刘毅、何无忌，鼓棹随行。此时正是仲夏天气，西南风吹得甚劲，道规乘风纵火，毅等亦助薪扬威，

烧得长江上下，烟雾迷濛。玄所督领诸战舰，多半被焚，部卒大乱。玄慌忙改乘小舟，仍将安帝挟去，遁还江

陵。

部将殷仲文叛玄降刘，奉晋二后还京。

刘裕闻报，使刘毅、刘道规留屯夏口，命何无忌奉帝东归。安帝乃自江陵启筵，还至建康。百官诣阙待

罪，有诏令一并复职。授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大司马，武陵王司马遵为太保，且封赏功臣，首刘裕，次及刘毅、何

无忌、刘道规。

裕始受命，还镇丹徒。

却说晋安帝加赏刘裕，仍申前命，授裕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二十人。裕只受羽葆鼓吹，余仍固辞。乃

另封裕次子义真为桂阳县公。刘裕欲表请迁都，仍至洛阳，王仲德谓劳师日久，士卒思归，迁都事未可骤行，

裕乃罢议。晋廷已加授裕为相国，总掌百揆，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礼，裕又佯辞不受。再进爵为王，增封十

郡，裕仍表辞。更欲进略西北，为混一计。

嗣闻勃勃称帝，也不禁雄心思逞，想与勃勃东西并峙。子是受封尊继母萧氏为宋公太妃，世子义符为中

军将军，此外僚属，均依晋朝制度，差不多似晋宋分邦，彼此敌体。

裕想出一法，密囑中书侍郎王韶之，入都行计。王韶之疏通内侍，要做篡逆大事。

琅邪王司马德文是晋安帝母弟，自谒陵还都，见刘裕权位日隆，已恐他进逼安帝，随时加防。每日入值官

中，就是安帝饮食，亦必尝而后进，所以王韶之等无隙可乘，安帝尚得苟活数天。不料安帝命数该绝，致德文无端生病，出居外第，那时韶之正好动手，指挥内侍，竟将安帝揪住，用散衣作结，硬将安帝勒毙。

当下托言安帝暴崩，传出遗诏，奉德文即皇帝位。德文亦明知有变，怎奈宫廷内外，已都是刘裕爪牙，权登帝座。称为晋恭帝。越年改安帝元兴年号，称为元熙元年，立王妃褚氏为后，依着历代故例，大赦天下，加封百官。再进封刘裕为宋王，又加给十郡采邑。裕此时是老实受封，徙都寿阳，嗣复讽令朝臣，申加殊礼。恭帝不敢违慢，更命裕德戴冕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乐舞八佾，设钟虡官悬，进王太妃为太后，世子为太子，居然与晋朝无二了。

越年，裕已六十有五岁，自思来日无多，急欲篡位，宴集群臣，微示己意。酒至半酣，乃道：「桓玄篡国，晋祚已移，我倡义兴复，平定四海，功成业著，始邀九锡，今年将衰迈，备极宠荣，物忌盛满，自觉不安，现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卿等以为何如？」群臣始终不解，挨至日暮撤席，方各散去。

中书令傅亮已出门外，忽然悟道：「我晓得了！」遂又转身趋入，门已下扃，特叩扉请见，面白刘裕道：「臣暂应还都。」裕不禁点首，面有喜色。亮知己猜着裕意，便即辞出，越日即驰赴都中。

刘裕遣发傅亮，专待好音。过了数日，果有诏旨到来，召令入辅，裕留四子义康镇寿阳，命参军刘湛为长史，裁决府事，自率亲军即日启行。才入京师，傅亮已遍结朝臣，迫帝禅位，自具诏草，呈入恭帝。恭帝览毕，语左右道：「桓玄跋扈，我晋朝已失天下，幸赖刘公恢复，统绪复延，迄今将二十年，我早知有今日，禅位是甘心。」遂操笔为书，令裕受禅。越日即传出赤诏。

光禄大夫谢澹，尚书刘宣范，奉着皇帝玺绶，送交宋王刘裕。复附一禅位书。

刘裕得禅位书，尚且上表陈让，佯作谦恭。那时晋恭帝已被逼出官，退居琅琊王旧第，百官送旧迎新，扬得意，惟秘书监徐广犹带哀容。刘裕三揖三让，还是装腔做势。太史令骆达，撮拾天文符瑞数十条，作为宋王受命的证据，裕乃筑坛南郊，祭告天地，还官御太极殿，受百官朝贺，颁制大赦。改晋元熙二年为宋永初元年，封晋帝为零陵王，迁居故秣陵城。令将军刘遵考率兵防卫，明明是管束故主的意思。



宋主裕闻西凉被灭，无暇往讨北凉。惟自思年老子幼，不能图远，亦当顾近。那晋祚虽然中绝，尚留一零陵王，终究是胜朝遗孽，将来或死灰复燃，适貽子孙祸患，左思右想，总须再下辣手，斩草除根。乃用毒酒一甌，授前琅琊郡中张伟，使鸩零陵王。伟受酒自叹道：「鸩君求活，徒貽万世恶名，不如由我自饮罢。」遂将酒一口饮尽，顷刻毒发，倒地而亡。宋主得张伟讣音，倒也叹息，迁延了好几个月，心终未释。

大常卿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统是故晋后褚氏兄。褚氏本为恭帝后，帝已被废，后亦降为妃。秀之兄弟富图富贵，甘做刘家走狗，不顾兄妹亲情，褚妃生男，秀之等受裕密嘱，害死婴孩。零陵王忧惧万分，整日里与褚妃共处，相对一室，饮食一切，概由褚妃亲手办理，所以宋人尚无隙可乘。

宋主裕不堪久待，乃于永初二年秋九月，决计弑主，遣褚淡之往视褚妃，潜令亲兵随行。妃闻淡之到来，暂出别室相见，哪知兵士已逾垣进去，置鸩王前，迫令速饮。王摇首道：「佛教有言，人至自杀，转世不得再为人身。」兵士见王不肯饮，索性扶王上床，用被掩住，把他扼死，随即越垣还报。及褚妃返室视王，早已身僵气绝了。

淡之本是知情，闻妹入室大恸，已料零陵王被弑，即入内劝妹，代为料理丧事。一面讣闻宋廷。宋王已得报大喜，至讣音到后，佯为惊悼，率百官举哀朝堂。且遣太尉持节护丧，葬用晋礼，给谥为恭。

宋主裕既弑晋恭帝，自谓无患，遂重用徐羨之、傅亮、谢晦三人，整理朝政，有心求治。可奈年华已迈，筋力就衰，渐渐疾病加身；到了永初三年春季，竟至卧床不起。长沙王刘道怜，司空录尚书事徐羨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檀道济，竝入侍医药，见宋主时有呓语，请往精神，宋主不许。但使侍中谢方明，以疾告庙，一面专命医官诊治，静心调养。幸喜服药有灵，逐渐痊愈。

大子义符素来是狎暱群小。谢晦颇以为忧，俟宋主病瘳，乃进言道：「陛下春秋已高，应思为万世计，神器至重，不可托付非人。」宋主知他言出有因，徐徐道：「庐陵何如？」晦答道：「臣愿往观可否。」乃出见义真，义真雅好修饰，至是益盛服与谈，娓娓不倦。晦不甚答辩，还报宋主道：「庐陵才辩有余，德量不足，想亦非君人大度。」宋主乃出义真镇历阳，都督雍、豫等州军事，兼南豫州刺史。

既而宋主复病，日剧，有时蒙眈睡着，但见有无数冤魂，前来索命。往往被惊醒，汗流浹背。自思鬼魅索缠，病必不起，乃召太子义符，至榻前面嘱道：「檀道济虽有武略，却无远志，徐羨之、傅亮事朕已久，当无异图；惟谢晦屡从征伐，颇识机变，将来若有异，必出是人，汝嗣位后，可处以会稽、江州等郡，方免他虑。」又自为手诏，谓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待至弥留，复召徐羨之、傅亮、谢晦等，入受顾命，令他辅导嗣君，言讫遂殁，在位只二年有余，年六十七岁。

宋主裕起身寒微，素性俭约，游宴甚稀，嫔御亦少，不宝珍玩，不爱纷华；宁州尝献琥珀枕，光色甚丽，会出征后秦，谓琥珀可疗金创，即命捣碎，分给诸将。及平定关中，得秦主兴从女，姿色甚丽，一时也为色所迷，几至废事。谢晦入谏，片语提醒，即夕遣出。宋台既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用银涂钉，致为所斥，但准用铁。岭南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精致异常，宋主斥为纤巧，即付有司弹劾太守，并将布发还，令此后禁作此布。公主下嫁，遣送不过二十万缗，无锦绣金玉等物。平时事继母甚谨，即位后入朝太后，必在清晨，不逾时刻。诸子旦间起居，入闾脱公服，止着裙帽，如家人礼。又命将微时农具，收贮官中，留示后世，这都是宋主的美德。惟阴移晋祚，迭弑二主，为南朝篡逆的首倡，实是名教罪人。

宋廷迭接败报，相率惊惶，徐羨之、傅亮、谢晦三相，因亡失境土，上表自劾。宋主义符不睬了事。当时内外臣僚，尚虑魏兵未退，进逼淮、泗，嗣闻魏主北归，稍稍放心。魏将周几，留守河南，复陷入许昌、汝阳，宋豫州刺史刘粹，屯兵项城，恐魏人深入，日夕戒严。会值魏主嗣病歿平城，太子焘入承魏祚，尊嗣为太宗明元皇帝，改元始光，仍重用崔浩，浩劝焘休兵息民，乃飭周几等各守疆土，暂停战争。宋军已日疲奔命，更兼新败，疮痍未复，已不得暂免兵戈。

越年为景平二年，宋主义符不改旧态，整日游戏，无心朝事，庐陵王义真，颇加覬觐。尝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及慧琳道人等，往来通问，非常款洽。且侈然道：「我若得志，当令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此语传入都中，徐羨之等阴加戒惧，特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安太守。义真闻二人左迁，益生怨言，且性好浮华，时有需索，又被羨之等裁抑，不肯照给，因此恨上生恨，自请还都，表文中言多



不逊，隐然有入清君侧的语意。羨之等因嗣主不肯，正密谋废立事宜，既得义真表文，索性先除义真，再废嗣主义符，乃由徐、傅、谢三相会衔，奏陈义真过恶，请即废黜。

宋主义符本与义真不甚和协，况朝政由羨之等主持，义符除狎游外，悉听三相裁决，因即下诏废义真为庶人，徙居新安郡，改授皇五弟义恭为冠军将军，任南豫州刺史。

义真年少废徙多令人不服。前吉阳令张约之上书谏阴，力请保全懿亲，赐还爵禄。此奏触怒当道，滴往梁州，寻且赐死。复遣人到了新安，将义真勒毙。乃召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江州刺史王弘，即日入朝。与谋废立，两人一体赞成。谢晦因府舍敞隘，尽令家人出外，但调将士入府，诘旦举事。又约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夜邀檀道济同宿，道济就寝，便有鼾声，惟晦徬徨顾虑，竟夕不眠，暗服道济。

时已为景平二年六月，天气溽暑，入夜不凉。宋主义符避暑华林园中，设肆沽酒，戏为酒保。傍晚乘坐龙舟，与左右同游天渊池，至月落少疲留宿舟中。翌日天晓，檀道济自谢领军府出来，引兵前驱，突入云龙门，徐羨之、傅亮、谢晦随后。门内宿卫，已由邢安泰等预先妥嘱，一任道济等驰入，径造华林园。宋主义符，尚在龙舟内作华胥梦，猛闻喧声入耳，惊醒披衣急起，已见兵杀二侍。不及问，竟被牵拥上舟，扯伤右指，你推我挽，迫至东阁。由徐羨之等收去玺绶，召集百官，宣布皇太后命令。

宣令既毕，义符暂送太子官，令他具装出都，徙往吴郡。并废皇后司马氏为营阳王妃，使檀道济入守朝堂，一面令傅亮率领百官，备齐法驾，至江陵迎宣都王。亮出都时，营阳王亦已就道，他本与徐羨之议定，令邢安泰随王前去，到吴行弑。至是亮闻廓言，也觉得有理，急遣人谏止安泰，然已是不及。

原来安泰送义符至金昌亭，即遵照羨之等密嘱，麾兵将亭围住，持刃径入。义符颇有勇力，立起格斗，且战且走，竟突围出奔，驰越阊门。安泰率兵追上，用门门掷去，正中义符腰背，仆地，安泰赶上一刀，结果性命，年仅一十九岁。

傅亮得报，未免愧悔，却已无奈，遂西行至江陵，诣行台奉表，并进玺绶。

既而府州佐吏并皆称臣，申请题榜涂门，一依官省，义隆不许，宜都将佐，闻营阳、庐陵二王，后先遇害，亦

劝义隆不可东下。独司马王华道：「先帝为天下立功，四海畏服，虽嗣主不纲，人望仍然未改。徐羨之中材寒士，傅亮布衣诸生，并非晋宣帝王大将军可比；且受寄深重，未敢骤然背德，不过畏庐陵严断，将来不能相容，不如奉迎殿下，越次辅立，尚得微功。况羨之等同功并位，莫肯相让，欲谋不轨，势亦难行，今因废主尚存，或恐受祸，不得已下此毒手，此外当无逆谋，尽可勿疑；殿下但整辇入都，上顺天心，下符人望，臣敢为殿下预贺！」义隆微笑道：「卿亦欲为宋昌么？」长史王昙首，校尉到彦之，亦劝义隆东行。义隆乃留王华镇荆州，到彦之镇襄阳，自率将佐发江陵。

当下召见傅亮，问及营阳、庐陵二王事，悲恸呜咽，左右亦为之流涕。亮亦汗流浹背，几不能对。义隆止泪后，即引傅亮等登舟，中兵参军朱容之，佩刀侍侧，不离左右，就是夜回寝宿，亦衣不解带，防备非常。

既抵京师，由群臣迎谒新亭。徐羨之私问傅亮道：「今上可比何人？」亮答道：「在晋文、景以上。」羨之道：「英明若此，定能鉴我赤心。」亮徐答道：「恐怕未必。」羨之亦不暇再问，谒过义隆，导驾入城。义隆顺道谒初宁陵，然后乘辇入阙。百官奉上御玺，义隆谦让再四，方才接受，遂御太极前殿，大赦改元。

未几已是元嘉二年，徐羨之、傅亮上表归政，宋主优诏不许。及表文三上，乃准如所请，自是始未窥方机，方得将平时积虑，逐渐展布出来。江陵参军孔宁子，向属义隆幕下，扈驾入都，拜步军校尉。与侍中王华，为莫逆交，尝恨徐羨之、傅亮擅权，日加谋孽。宋主因遂欲除去二人，并及荆州刺史谢晦。

晦有二女，一字彭城王义康，一字新野侯义宾，此时正遣妻室曹氏，及长子世休，送女入都，完成婚礼。宋主授世休为秘书郎，留住都中，一面托河伐魏，预备水陆各师，并召南充州刺史檀道济入都，令主军事。王华入奏道：「陛下召道济入都，果真要伐魏么？」宋主屏去左右，便语华道：「卿难道尚未知朕意？」华答道：「臣亦知陛下注意江陵，但道济前与同谋，怎可召用？」宋主道：「道济系是肋从，本非首犯，况杀害营阳，更与他无涉，若先加抚用，推诚相待，定当为朕效力，保无他虑！」华乃趋退，宋主又授王弘为车骑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弘即县首长兄，从前加封司空，尝再三辞让，仍然出镇江州，宋主有意笼络，别给崇封，且遣县首密报乃兄。弘当然赞同，毫无异议。



徐羨之、傅亮，虽在朝辅政，尚未得知消息，不过北伐计议，未以为然，特会同百僚，上书谏阻。宋主刘劭，搁置不报，徐、傅也莫名其妙。嗣由官廷中传出消息，谓当遣外监万幼宗，往访谢晦，再定进止。傅亮因潜贻晦书，述及朝廷情事，且言万幼宗若到江陵，幸勿附和云云。晦照书答复。

未几已是元嘉三年，都中事尚未发作，宋主与王华密谋，已稍稍泄露。黄门侍郎谢朏，系谢晦弟，急使人往江陵报闻。晦尚未信，召入参军何承天，取示亮书，且与语道：「万幼宗想必到未，傅公虑我好，所以驰书预报。」承天道：「外闻统言北征定义，朝廷即将出师，幼宗来做甚？」晦又道：「谣传不足信，傅公岂来欺我！」遂使承天预草答表，略谓征虏须俟来年。

忽由江夏参军乐问，奉内史程道惠差遣，递入密函。晦急展阅，乃是寻阳人寄书道惠，报称朝廷有绝大处分，不日举行。晦始觉不安，乃呼承天入议。再出程书相示，问道：「幼宗不来，莫非朝廷果有变端？」承天道：「幼宗本无来理，如程书言，事已确凿，何必再疑！」晦又道：「若果与我不利，计将安出？」承天道：「蒙将军殊遇，尝思报德，今日事变已至，区区所怀，恐难尽言！」晦不禁失色道：「卿岂欲我自裁？」承天道：「尚不至此，惟江陵一镇，势不足敌六师，将军若出境求全，最为上计，否则用心腹将士，出屯义阳，将军自率大军进战夏口，万不一胜，即从义阳出投北境，尚不失为中策。」晦踌躇良久，方答道：「荆州为用武地，兵粮易给，暂且决战，战败再走，料亦未迟。」乃立幡戒严，先与洛议参军颜邵，商议起兵，邵劝晦勉尽臣节，被晦诘责数语，邵即退出，仰药自杀，晦又召司马庾登之道：「我拟举兵东下，烦卿率三千人守城。」登之道：「下官耆老在都，又素无部众，此事不敢奉命。」

晦愈加帐闷，传问将佐，何人愿守此城。有一人闪出遂道：「末将不才，愿当此任！」此人乃南蛮司马周超，问道：「三千人足敷用否？」超答道：「三千人已足守城，即使外寇到来，亦当与他一战，奋力图功！」庾登之听了超言，忙接口道：「超必能办此，下官愿举官相让。」晦即面授超为行军司马，领南义阳太守，徒登之为长史，一面筹集粮械，草檄兴兵。

才阅一两日，忽有人入报道：「不好了，司徒徐羨之，左光禄大夫傅亮，已身死家灭了！」晦不禁跃起道：

「果有这等事？」言未已，复有人入报道：「不好了！不好了！黄门侍郎二相公，新除秘书郎大公子，惨死都中了！」

「晦听之晕倒座上。」左右急忙施救，灌入姜汤，方才苏醒。又恸哭多时，先令江陵将士，为徐羨之、傅亮举哀，继发子弟凶讎，即日治丧。嗣又接到朝廷诏敕，由晦阅毕，撕掷地上，即出射堂阅兵，调集精兵三万人，克期东下。

晦既整兵待发，复奉表自讼。宋主义隆大怒，当即下诏戒严，命讨谢晦。檀道济已入都，由宋主面加慰问，且与商讨逆事宜。道济自请效力，宋主大喜，自率六军亲征，命到彦之为前锋，檀道济为统帅，陆续出都，泝流西进。

先是袁皇后产下一男，形貌凶恶，后令人驰白宋主道：「此儿状貌异常，将来必破国亡家，决不可育，愿杀儿以绝后患！」宋主闻报，不胜惊异，忙至后寝殿中，禁杀，取名为劬。

此时宋主已释服，更因亲征在即，皇子初生，皇后分娩，尚未满月，特令皇姊会稽公主入内，总摄六官诸事。这位会稽长公主，系是宋武帝正后臧氏所出，下嫁掾威将军徐逵之。逵之战歿江夏，长公主孀居守节，随时出入宫中，所以宋主命她暂掌官事。乃启蹕出都，放胆西行。

谢晦也命弟通领兵万人，与兄子世猷、司马周超，参军何承天等，留戍江陵，自引兵三万人，令庾登之总参军事，由江津直达破冢，舳舻相接，旌旗蔽空。晦临流长叹道：「恨不用此作勤王兵！」道传檄京邑，以入诛三竖为名，顺流至江口，进据巴陵，前哨探得宋军将至，乃按兵待战，会霖雨经旬，庾登之不发一令，但在舟中闲坐。参军刘和之白晦道：「天降霖雨，彼此皆同，奈何不进军速战？」晦乃促登之进兵，登之道：「水战莫若火攻，现在天气未晴，只发准备火具，俟晴乃发。」晦亦以为然，仍逗留不前。但使小将陈祐、督刈茅草，用大囊贮着，悬挂帆樯，待风干日燥，充作火具。

延宕至十有五日，天已晴霁，始遣中兵参军孔延秀进攻彭城洲。洲滨已立宋军营栅，由到彦之偏将萧欣，领兵守着。欣怯懦无能，躲在阵后，拥楫为卫。及延秀驱兵杀入，前队少却，他即弃军退走，乘船自遁，余众皆溃。延秀乘胜纵火，毁去营栅，据住彭城洲。彦之闻败，不免心惊。诸将请还屯夏口，以待后军。彦之恐还军





被逮，留保隐圻，使人促道济会师。道济率众趋至，军始复振。

谢晦闻延秀得胜，复上表要求，语多骄肆，内有泉凶于庙廷，悬三监于绛阙，申二台之匪辜，明两藩之无罪，臣当勒众旋旗，还保所任等语。表文中所说两藩，一说自己，一说檀道济，他以为道济同谋，所以替道济代求解免。哪知辅主西征的大元帅，正是南兖州刺史檀道济。

表文方发，军报已未，说是道济与到彦之合师，渡江前来，惊得谢晦仓皇失措，不知所为。孔廷秀亦已败回，彭城洲已失。急整军出望，远见有一二十艘战舰前来，还道是来兵不多，可以无恐。当命各舰列阵以待，呐喊扬威。那未舰泊住江心，并不前末交战，晦亦勒兵不进。

到了日暮，东风大起，来舰四集，前后绵亘，兵船无计，且处处悬着檀字旗号。暮闻鼓声大震，来舰如飞而至。晦众大败。晦连夜逃还江陵。

前豫州刺史刘粹，调任雍州，奉旨往捣江陵，驰至沙桥，被周超驱兵杀败，退至数十里外。超收军回城，见晦狼狽奔还，才知全军溃败，不由的忧惧交并。晦愧谢周超，嘱令并力坚守，超佯为允诺，竟夜出投奔到彦之军。

晦失去周超，越加惶急，又闻守兵亦溃，无一可恃，忙与弟暹及兄子世基、世猷，共得七骑，出城北走。遁体肥壮，不能骑马，晦沿途守候，行不得速，才至安陆，为守吏光顺之所执。七个人尽被拘入囚车，解送行在。庾登之、何承天、孔延秀等，悉数迎降。

宋主奏凯班师，入都后败诛谢晦、谢暹、谢世基、谢世猷，并将谢暹亦提出狱中，斩首市曹。

先是宋主义隆嗣位，曾遣使如魏修好，魏亦遣使报聘。及魏主将伐柔然，正值魏使北归，述宋主语，索还河南，否则将发兵攻取云云。魏主大笑道：「龟鳖小竖，有何能为？我若不先灭蠕蠕，转使腹背受敌了。今日北征，他日南伐未迟！」崔浩又从旁怂恿，乃决计北行，果得征服柔然，马到成功。凯旋后，加授浩为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凡遇军国大事，必先咨浩，然后施行。

宋元嘉七年春季，宋主义隆，特选甲卒五万，命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并为统

领，泛舟入河。使骠骑将军段宏，率骑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领兵万人继进，皇从弟长沙王刘义欣，统兵三万，监督征讨诸军事，出镇彭城。先遣殿前将军田奇使魏，传语魏主道：「河南是我宋地，故遣兵修复旧境，与河北无涉。」

魏主焘勃然道：「我生发未燥，已闻河南属我，奈何前来相侵？必欲进军，悉听汝便，看汝能夺我河南否？」遂遣奇返报，一面使群臣会议。众请出兵三万，先发制人，并诛河北流民，绝宋向导。独崔浩进议道：「南方卑湿，入夏水涨，草木蒙密，地气郁蒸，容易生疫，不利行师；若彼果能北未，我正可以逸待劳，俟他疲倦，然后出击，那时秋高马肥，因敌取食，才不失为万全计策！」魏主素来信浩，便按兵不发。

嗣由南方诸将，一再上表，乞派兵助守，并请就漳水造舰，为御敌计，朝臣统是赞成。更想出一法，谓宜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为将帅，使他招诱南人。崔浩又谏阻道：「楚之等为宋所忌，今闻我悉发精兵，大造舟舰，欲存立司马氏，诛除刘宋，他必全国震惊，拚死来争，我徒张虚声，反召实害，岂非大谬！况楚之等皆纤利小才，止能招合无赖，断不能成就大功，徒使我兵连祸结，有何益处！」魏主未免踌躇，浩更援据天文，谓「南方举兵，实犯岁忌，定必不利，我国尽可无忧！」

魏主不欲违众，命造战舰三千艘，调幽州以南戍兵，会集河上，且授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封琅琊王出击颍川。宋右将军到彦之等，自准入泗，适值淮水盛涨，逆流而上，每日止行十里，自孟夏至孟秋，始至须昌，乃沂河西上。到了碭碛，魏兵已撤戍北归，再进滑台，也只留一空城，又趋向洛阳虎牢，统是城门大开，并无一个魏卒。彦之大喜，命朱修之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冀守金墉，余军入屯灵昌津，列守南岸，直抵潼关。大众统有欢容，惟王仲德有忧色，语诸将道：「诸君未识北土情伪，必堕狡计。胡虏仁义不足，凶狡有余，今敛戍北归，并力完聚，待至天寒冰合，必将复来，岂不可虑？」彦之等尚似信未信。

才过月余，天气转寒，魏主焘大举南侵，命冠军将军安颉，督护诸军，未击彦之。彦之遣裨将姚耸夫等，渡河接战，哪里挡得住魏军，慌忙退还，麾下已亡亡五六。颜乘胜逾河，攻金墉城，城中乏粮，宋将杜冀南遁，城遂被陷。洛阳已拔，又移军攻虎牢。守将尹冲，忙向彦之处求援。彦之令裨将王蟠龙，率军援应，行至七女

